

陈彩虹 / 著

我们理所当然地抛弃了教条、
假话、大话、空话，但是不愿抛弃
大智慧。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有大
智大慧的民族！



给点大智慧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广东经济出版社

陈彩虹 / 著

给点大智慧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

广东经济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彩虹，男，195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82年1月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1986年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中国金融学会会员、高级经济师。

从1982年开始至今，在国内报刊发表经济论文近300篇，其中多篇论文被转载、摘录、收入专题文集和高等学校的教材，有十多篇论文获奖。由于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被编入《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和《中国工程师辞典》，并被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入《北京地区专家人才库》，1992年吸收为中国金融学会首批个人会员。1995年收入《中国当代青年经济学家》一书。

总 序

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大问题。过去二三百年内，原来是穷国的，现在多半仍是穷国；原来是富国的，现在多半仍是富国，穷富之间似乎有一条跨越不了的鸿沟。但这一难堪的局面，开始出现了转机。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内，在 12 亿人口的大范围内，实现了平均约 9% 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四倍以上，并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

这个伟大的转变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既有国家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增长的势头还能再继续几十年。因此要求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收集并出版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

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我们可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许多可以开发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做，更不用说几亿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假冒伪劣产品每年都造成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许多人创造了财富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得到超额的分配，从而大大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诉讼案件成指数规律上升，占用了大量劳动用于非生产性的，而且是彼此抵消的活动；资金未能流动到最能创利的项目，反而去支持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合

作的机会没有利用，有时反而造成了种种纠纷，更不用说损人不利己的名目繁多的管制和干预。谁能改变这一现象？是百姓们自己。有些现象与政府政策有关，但制订政策的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要改变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需要普及经济学知识，这一套随笔集，正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提出的各种建议，做的各种分析，发表的评论和意见。

经济学的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学家的的工作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兼有改造世界的责任，历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才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证和捍卫一个学说的纯洁性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知识确实是远离我们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偏差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因为现实的经济实在太复杂了，凭着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就企图改造整个世界，往往会闹出许多大乱子，所以还不如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承认经济学的能力有限较为妥当。可以说，这是一切抱自由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

经济学究竟能不能帮助经济增长？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宏观经济的无知才出台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措施，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现在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可以有把握地说，类似的错误不可能再次发生。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吗？从微观上看，税制设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条例的选择，

公共服务的定价原则等无一不要用到经济学的理论。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每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深信，随笔集中任何一个建议如果能被接纳的话，它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所以这是大大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件事。是为序。

茅于軾

1998年8月16日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前 言

就像奥地利人称自己“血液里流动着华尔兹”一样，我觉得自己血液里时刻流动着想要说出来的语句和文章，这大概也就是十多年来“盛产”了数百篇文章的原因——尽管理论研究和写作并不是我的主业。自然，作为一个专门经济学科毕业的学生，基础知识的结构与兴趣使然，加上日复一日地面对经济与社会生活，产出的文章大都是涉及现实经济或是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这与从事“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有所不同，文章大多有着清晰不过的“历史”痕迹。同时，由于研究与写作完全是在业余时间里进行的，我最愿意将研究与写作的范围确定于经济与社会热点方面，这倒不是想人为地去制造“时效性轰动”，而是觉得业余时间极其有限，经济研究者应当将经济学里的“最有效地运用资源”原则使用得最为自如，最为彻底，最为辉煌，否则，研究者就不可能达到他理论与写作贡献上的至极之点。因此，在这本集子里，大部分文章的观点是否偏颇，论题本身就记录了历史，而且可能是典型性的历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个人以为目前还是一种没有边缘的学科，似乎什么都可以放到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来做些文章。不过，就做经济问题或是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式来讲，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数量的关系上去研究，弄个数字模型或是将经验数据来个回归分配等等，找出其中的规

律性东西，数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大量的专业性经济学研究大体在这样的范围内，应可称为“数量的经济学”。二是从问题的内在本质规定方面去研究，重在探求牵涉各方的经济关系与矛盾，是有些经济哲学意味的，可以称为“哲学的经济学”。我写的东西，论范围是后者。当然，经济学学科和经济学家们本身，也是大有研究意义的，在数量的经济学与哲学的经济学之外，实实在在还有着对经济学与学人们自身的观察、琢磨和研究，这里数量关系很少，大抵也在哲学性的研究方式内，拙集也有些文论。

既是哲学的经济学，应是有智慧之光的，至少，作文者应有“给点大智慧”的基本要求。我对于收在本集内的作品是有充分自知之明的，知识与经验的局限，根本不足以铸就深广的理论大厦，连普通的楼宇都有不堪承担。但确实态度严肃、竭尽思考并精心制作、烧焙，但愿这里的文章能够是理论大厦里有用的小小砖瓦吧！

文章是写给读者看的，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读者越多，效用越大，收益越多，资源也就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应当说，还是这样的经济学原则的激励，在文章的写作文字语句上，我极力对文字提出通达、精美和哲理化的要求，使出浑身解数，虽不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确也是推敲再三，反复修改，总想让人读得不想撒手，至少不会“半途而废”，更不想使人用作催眠良方。或许正是如此，这本集子虽是讨论经济问题和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但行文落墨不少轻散而论，飘飘跃跃，愿如此的良苦用心能得到读者的肯定，也不负于一种特殊的关于经济与社会问题的“随笔”之名称。

1998年9月1日

目 录

- (1) 总 序
- (1) 前 言
-
- (1) 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点
- (9) 经济改革需要经济哲学
- (14) 寻找历史的遗落
- (21) 短缺的思考与思考的短缺
——读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
- (32) 唤起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感
- (39) 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背后
- (45) 回归劳动价值论之本
- (52) 净土一方 神圣依然
——中国经济学界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
- (58) 从“明月现象”到“斯米克现象”
- (62) 中外合资：达到目的了吗？
- (70)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正途：租房业
- (75) 投资风险准则与利用外资
- (80) 注重资本的利润本性 抓住海外投资机遇
- (84) 资本本性与资本运动战略
- (88) 中国经济特区的又一战略选择

- 经济特区资本原始积累深化和完成后的
资本运动规律与对策
- (96) 面对巨额存款增长的无奈
- (101) 中国 B 股谈
- (106) 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平等规则
——进入市场权力的绝对共有
- (110) 中国资本问题的理论研究
- (123) 也论剥削
- (139) 论民富就是国富
- (154) 资本均化与资本分化论
- (165) 谈谈两极分化
- (175) 谈谈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 (178) 关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几个问题
- (186) 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 (191) 重要的是把握一种节奏
——谈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问题
- (197) 给点大智慧
- (204) 书世界里的颠倒与再颠倒
- (211) 赌博与赌场漫谈
- (217) 站在获利与风险边缘的股票投资
- (219) 赌一把明天
- (222) 巨额游资的形成与透支明天的“黑洞”
- (232) 如果巴林事件没有出现
- (238) 金融衍生工具究竟衍生什么
——巴林银行事件留下的经济学课题
- (244) 猴子捞过月亮之后
- (247) 我们需要新的精神世界

- (250) 寻找精神的“镜子”
- (252) 论选择
- (256) 广告“告诉”我们什么
- (259) 笑谈“公关”
- (262) 谈“挤”
- (264) 现代的缺憾
- (268) 梦见未来
- (272) 韩国股市一大波
——三星集团秘密收购起亚汽车集团股票引起激烈争议
- (278) 韩国的“经济病”及其启示
- (289) “韩国病”
——发展中国家的一声警钟
- (293) 韩国的租房方式及其借鉴
- (301) “泡沫经济”离我们远吗？
- (304) 抽象与生活
- (309) “本末”之议
- (324) 投机市场中矛盾的智者
——投机的索罗斯与哲学的索罗斯
- (332) 关注“欧元”
- (337) 黄金还可沉甸甸如初否
- (343) 生命规则的解读与经济学的边界

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点

《经济学消息报》去年关于“经济学景气否”的讨论，给关心中国经济生存与发展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与判断中国经济学现状的机会。讨论中，见智见仁者直抒己见，各有高论。但即便是不认为“中国经济学不景气”者，也都在字里行间可见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生存与发展并不持乐观态度。是的，中国经济学现状是令人担忧的，作为经济学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是应当静心下来反省反省一番。在我们有了一种虽不太清晰，但已有轮廓的基本判断后，讨论中国经济学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基点问题，实属重要的战略性题目了。

当我读到李扬先生的文章《转变中的中国经济学界》，马上想到《经济学消息报》的历史责任感与敏锐的洞察力，这张中国经济学目前唯一的专门性报纸，实际承担了中国经济学反省与引导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我是将李扬先生的文章作为中国经济学发展问题的开篇论作拜读的。我以为，李扬文章中谈到的中国经济学应当深入到中国经济现实中去的问题，是最具根本意义的。这一问题应当提高到中国经济学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地位高度来看待，它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点。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在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行的发展

中，中国经济学存在过这样痛苦和悲剧性的经历——大量地引进新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大量地搬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大量提出与西方经济学已经有过结论相同的对策、方略、措施。我们好像不会忘记，有些学人论文著作，明明是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但通篇上下，扣除带“西”字意味的概念与内容，自己独立的思考几乎没有，就是行文造句，也无不带上“洋味”；有些学人运用一个纵横坐标和两条相交的直线，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方程式，便做出洋洋万言的论文，甚至于出本“专著”；有的学人并没有面对中国经济的现实，而将西方国家曾经实行的某种理论下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指南”，或作为重要意见“上谏”，或作为观察中国经济现实的标准，指责中国经济现行的做法与政策。其实，这样的格局除了构造中国经济学的悲剧角色和痛苦外，别无收获。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学研究”中，除了印刷出一大批没有人去翻阅的“大全”、“全书”、“丛书”填满了新华书店的社会科学类书籍的书架外，既没有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世界经济学之林中的一支“秀木”——中国经济学离诺贝尔奖还很远，离世界经济学的承认也还很远，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指导意义也很远。同时，又没有让中国经济的组织者、操作者、经营者感觉到中国经济学的使用价值。虽然在经济学的大引进中，不少学人将西方经济学里很多管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了中国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从而使中国社会对于经济学与和经济管理学有所看重，也曾形成过一种来势很大的“经济学热”“经济学繁荣”，但不无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自然而然地将这顶“经济学或是经济管理学有用”的桂冠，越过中国经济学人，戴到了西方人的头上。的确，那是别人的荣誉。无疑，相对而言，当然就是中国经济学的痛苦经历，是中国经济学的悲剧，更是中国经

济学家们的痛苦经历与悲剧。

应当说，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给中国经济学敲了警钟。那些连中国经济学界内彼此都弄不大懂的概念名词，那些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规律性结论”以及那些不假思索而来的对策性建议等，终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面前显出了无能的本色，根基于“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哲学的中国人民，以他们的创造性实践，一步一步地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合理发展的轨道，同时给那些长期沉湎于“引进”的经济学学者们以一味猛烈的“清醒剂”：只有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面对中国的经济现实，用改革者的创造性精神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才能构筑中国经济学的大厦，才能辉煌中国经济学家的人生。

不过，警钟归警钟，可能是前段“引进”的惯性，也可能是不少学者对于面对中国经济现实的准备还不足，还可能是大量经济学学者“转业”先于“转轨”，离开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形成现实的中国经济学一派徘徊无生机的“不景气”现象。可以肯定地讲，目前在岗的经济学学者们，不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研究工作也没有对准“焦距”，传统的经济学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西方的也不过如此而已，该“玩的”学问好像已经全都“玩过”了，自己创造精神财富又觉得无从下手，真有不知所措之感。新华书店里看不到像样的经济学著作，大量的都是“编书”，而不是著作；经济学的杂志量是不少，拿来读不到像样的文章；经济理论研讨会也难以组织，学术争论越来越没有力量，没有深度，也没有味道，连争论的数量也少。如此如此的各种现象，自然在这里就找到答案了。

但毕竟警钟在响了，中国经济学界也在徘徊中开始了思

索，中国经济学家们总不能辜负历史，总不能甘愿落后，总不能愧对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正像一场球赛，当一阵没头没脑的进攻没有成效后，暂停的短暂时间，若是清醒地重新考虑和安排战略战术，暂时的停顿便意味着更大的理智的进攻。虽然说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已经开始的这种反省与思考，还不是一种自觉的普遍的行为，但相信在关心中国经济学的生存与发展的群体中，这种反省与思考将逐步成势。李扬的开篇文章是中国经济学思考的开始号角，而《经济学消息报》所提供的场所，则是中国经济学史上值得永记的壮举，中国经济学学说历史会写上这一笔的。

将中国经济学引导到面对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千姿百态的问题，从学识的角度看并不困难。中国经济学人并不缺乏理论的厚度，也不缺乏广博的知识，而是缺乏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责任感，缺乏发展中国经济学学科的科学精神与态度，同时缺乏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宏观规划与具体性目标。从前两方面看，历史责任感也好，科学的精神与态度也好，都需要中国经济学家们在自我的反省中，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认识自己研究的学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与意义，拿出坚韧不拔、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态度与“敬业”精神，在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研究之中，认识经济运行的特点，总结规律，然后上升到经济学学说的高度。这需要整个经济学界自身做大量的反省与思考，更需要大量的明辨是非的讨论。

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宏观规划与目标看，目前我们的目标太不明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当重于考虑与世界经济学的“接轨”，统一中国经济学的名词、概念，形成与国外经济学一致或是至少大致相同的“经济学术语”，让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从中国经济学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升华经济学的理论与概念，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相对独立地创造中国的经济学体系，自然，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学体系，由于它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世界经济学中的优秀成分，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正途，也是与世界经济学进行“接轨”最有意义的发展轨迹。

我毫不犹豫地赞成后一种观点。

如果说，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靠近他人经济学的概念与名词（在现实世界经济学的范围里，“他人”主要就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统一所谓的名词概念，去“接轨”，但由于这些基本的东西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并不合拍，运用这些概念分析和解释的中国经济问题，恐怕西方经济学家们也不会感兴趣，因为从其中实在得不出什么要领性的东西。而西方经济学本身，中国经济学家们就是研究得再深透，我想也不会像西方学者自己那样深透，这样“接轨”，实是徒劳之为。其次，西方经济学概念与名词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向这种学说的概念与名词靠近，就会离中国经济的现实越远，中国经济学要服务于中国经济便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种空头口号罢了。通俗点讲，若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总是在别人的概念与名词中翻来覆去，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中国人都读不懂，又谈什么为中国经济服务呢？总不能让中国的经济活动来人为地符合经济学的概念需要吧。

显然，立足于中国经济现实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并不意味着不要研究西方经济学，也不意味着不要引进和使用一些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成分与概念，问题在于，这种引进和使用究

竟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作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目的，那当然是不行的；作为指导中国经济的主要手段，我想也是不行的。它们只能是作为比较性的东西，作为辅助性的分析手段，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中国经济毕竟是特殊的一国经济，它需要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学说，完全照搬他人的药方是决不可能医治好病的。

从经济学的构架上，经济学有三大任务，一是提出和论证经济学的新概念，二是总结经济运行的规律，三是提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对策。三大任务处于不同的层次上：提出和论证经济学的新概念在最高层，也是经济学中最难达到的境地；其次是总结经济运行的规律，它需要经济学者付出大量的艰辛的劳动，需要经济学者深入到经济现实之中去，这一任务，是通向最高台阶的必由之路；最下面的是经济对策的提出，它是针对具体的经济现实问题而形成的解决方案性的结论，是每一位经济学者都需要做的最基本的工作。我以为，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就应当从具体的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开始，从对策性的研究入手，逐步地深入到中国经济学的较高层次，最后达到经济学的顶峰。

毫无疑问，经济学首先是一种学说，作为学说，那它就不应是具体经济现象的描述与一般性的答案，即使是对策性的研究结论，也不应当是单纯意义上的使用手段。经济学作为一种学说，其对策也应有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求，其发现与讨论的经济规律，应当是基于现实，而且是现实中根本性的本质规定的东西，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至于所提出的概念，那应当有更为抽象的表现形式。因此，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一种方法论，一种启动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思考的思想工具。立足于中国经济现实，并不是要我们整天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